

尤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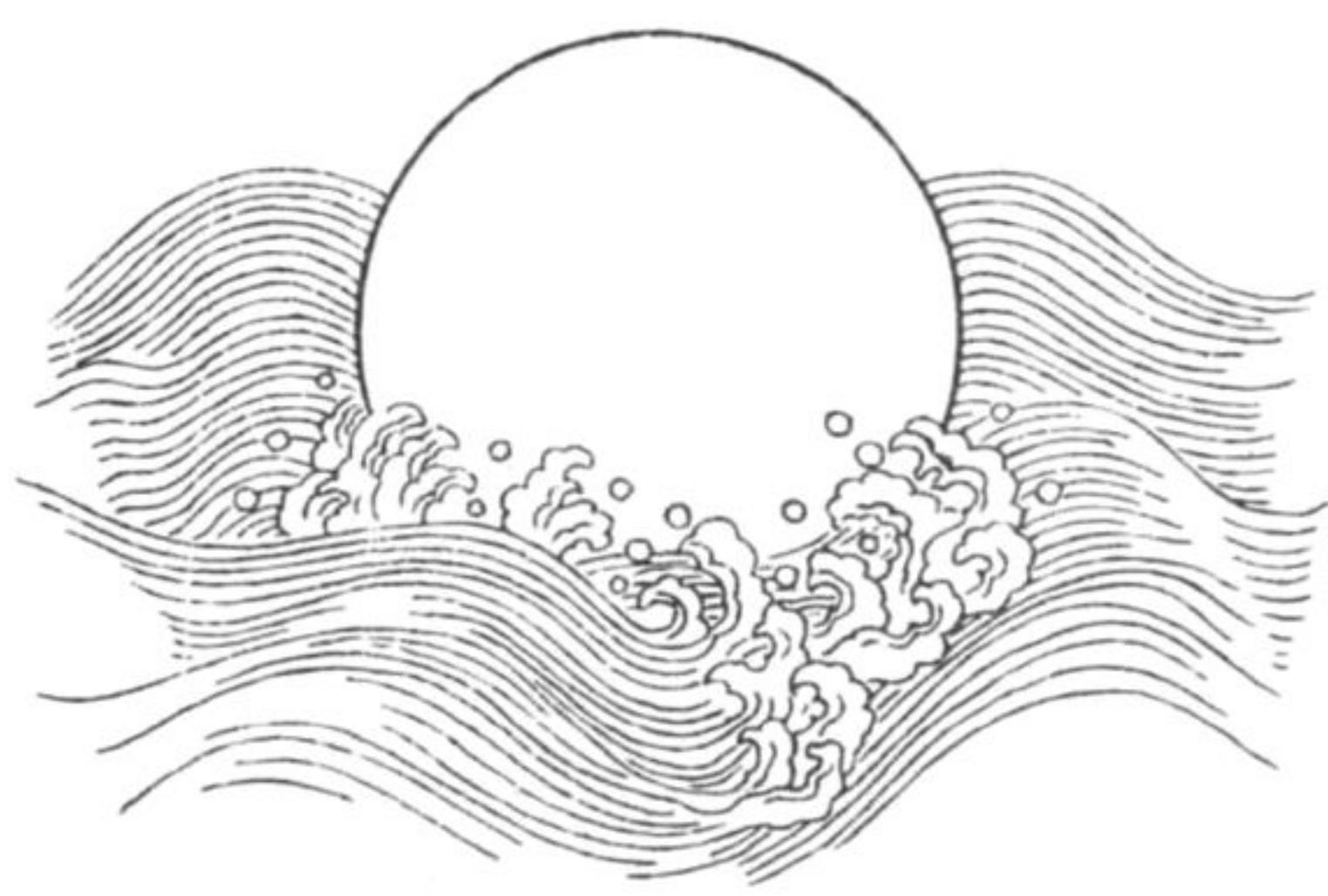
第九十二冊

黃山書社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明)陳文燭著

一  
西園續集  
二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二酉園集序

君善從玉叔受室館于二酉園

其奧室多藏書諸玉叔所稱著

具在君善卒業篋而之新都于

時白榆社成挾炎而抵不俟吾

舅早厭重積無慮百千萬言或

以時錯綜或以地區別故必齊

其體要而後可觀其會通合則

千金之裘離則一狐之腋也其或

卒然泥應殆非極思東而定之

則惟長者郡大夫故自山陽事

玉叔申之以司理之言具精鳩

成玉叔進閩方伯我

國家再造縣寓才宜無讓虞周

顧惟二三君子代興瞠乎漢兩

司馬之後幼學則困經術丁年

而仕則困程書爰及倦勤困於

自廢雖有餘力畢謝未遑其志

不專則其力不競固其所也其間作者無虛躍冶而必爲平將無亦歐冶儲精有其質矣要以天地人之助則其淬礪者居多世類本諸天名山大川敍諸地靈澤取諸人兼此三者故全也

史左徒而下郢中猶有遺音玉叔生漢陰三湘七澤立靈管是矣其稱詩自舞勺始業已有名聲年少爲廷中郎緩佩而從列棘之後退朝則高譚碣石躡足黃金之臺太液上林幸一寓目頃之出守不薄淮陽是振四瀆而王百川決乎大觀美路車省觀登少室歷太和周視中原部婁殷帝三寶直立無前媾在武陵則雌雄之匹也天作之合其在斯乎自昔多材宜莫如楚左

聖室聲出五內猶中兼義其杖  
屨所至則靈敷神臯紛乎總  
總乎若動雷雨挾風雲而從之  
矣川岳貢珍皆是物也玉叔故  
多父執居朝益廣交游淮海當  
六傳之衝尤盛賓客其巖事則  
若瑯琊鄖渚吳興新蔡銅梁豫  
章其石交則若雲杜番禺四明  
莆田西粵諸侯王則若龍西河  
內縫校則漱水華亭山澤則謝  
峩秦沈嘉則俞仲蔚周公瑕俞  
公臨居淮尤善鄙次甫蓋傾宇

內者什七八取益無方旅更入蜀  
轉而立閨轍迹浸周游道浸廣  
人無所愛其情矣君善雅言舅  
華追琢不啻幾硎日有程月有  
攷歲有會其或有他而廢日儻  
焉如將不終夫志至則氣從氣  
至則神王直將旦暮千古西盡  
嶠嵫玉叔僅及中年則盤孟之日  
也卜之日力不亦綽乎哉過此  
興化俱成李父曾不能以步立  
甫相越發禹穴而校之折若之  
光始升賜谷君善方駕可當義

和玉叔儻然憑熊軾歷三天子

鄭吾黨當屬兩相君執牛耳矣

萬曆甲申長至日新都汪道

昆著

二酉園集序

陳左伯玉叔先生弱冠而侍其先大夫宦京師所著古文辭必傳賞士林既舉進士官廷尉平得極意其業所交皆大父行天下長者咸折節而稱先生詩於是名驟顯著棲守淮安股肱郡視學西蜀漕于河臬藩於閩暨西楚它轄軒所經繇若周若燕若齊魯其家居七澤又皆江山名勝地有至必游必有賦記叙之類以發之而其地之賢豪

大夫亦必以不泯之計請先生一應之不倦念無以報先生德則必求先生之詩若文為之叙而屬門故壽於木於是先生之編甚夥而叙亦稱是時汪司馬伯玉暨不佞貞亦與焉先生猶以為未慊於志因惡良其前後所著詩若文仍屬不佞貞與伯玉曰二子更為我叙之嚮者志吾之進也今者將志吾之就乎不佞貞曰唯夫天地之精英獨畀之人而人之精英漸溢而著

之言為詩若文是皆因天地之自然而節奏之還以黼黻乎天地者唯此二端而已詩近方文近圓其為體稍殊而見之用則一也有自外境而內觸者有自內境而外宣者其所繇亦稍殊其成於意一也意者詩與文之樞也動而發盡而止發乎其所當發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古有是言要為盡矣先生所遘內外境以百千計其言之就以數十百萬計其接逾繁其應愈不窮蓋

深得夫發興止之樞而執之者  
是故簡而裁直而抒淡而不厭  
悠然有治世之音焉人咸謂先  
生古詩出建安近體過錢劉文  
或左史或昌黎廬陽不可以蹊  
迳見軌轍雖然所以爲玉叔先  
士

生者故自如也伯玉宏麗工微辭  
當與先生賡傳而或不朽若不  
佞則何所效哉先生之於不佞  
固無俟執手申契闊而竿尺之  
往返亦不啻稱神交乃余弟敬  
美奉常尤得幸先生如雜編中

所云僕龍編者可徵已今甫草  
先生序而敬羨忽弃余今竊與  
先生期異日奉常之集成先生  
能不斬一言以爲璚瑤報哉則  
不佞之叙先生集無異所以叙  
余弟集也

萬曆戊子中秋日弇州山人  
王世貞謾

二酉園續集卷之一

馮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左傳註略序

司馬遷有言王道微缺而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豈謂春秋耶莊周謂聖人議而不辨春秋經世  
者乎韓宣子嘆周禮在魯矣春秋其周之所以  
王乎王跡息而經作諸說雜而傳作非聖人孰  
能修之非賢人孰能明之故尊周而明周公之

二酉園續集

卷之一

志者仲尼也尊經而明仲尼之志者左氏也後  
如子駿景伯惠卿子嚴各一其說集而解之明  
左氏之志者元凱也不佞少讀而契焉質于家  
君子家君子曰丘明好惡與仲尼同而又同時  
彼公穀在七十子之後矣左之先經以始事後  
經以終義依經以辦理錯經以合異簡二傳而  
彰變例杜蓋左氏之忠臣云所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有味哉其  
言之也它若國紀若發揮若約說若百論諸書

羽翼左氏今皆不存近如施宏濟之類纂唐應  
德之始末孫山甫之題評參互考訂有足多焉  
司馬汪伯玉節而刪之司勲周國雍註其大略  
委序于不佞夫有解則有傳有傳則有經左氏  
以春秋爲不刊杜氏以左氏爲不巫旨哉言矣  
選出而富艷難踪之文有定品註略出而劉賈  
許穎之說有定見假令當陽有知驚千載而下  
知左氏矣兩公蓋有杜僻云學者手其註而讀  
之由傳會經淑心可以鑑形遠邇足以資理彙  
中丞趙公刻歷代小史委序于不佞不佞授而  
卒業侍御李公所集也仰而嘆曰世自洪荒以  
逮昭代正史赫赫矣茲編百有餘家讀之亹亹  
而不厭假令出諸一人之手上下數千載間不  
尤快乎然首白可期汗青無日昔人已痛之矣  
仲尼志在春秋而幸史之闕文也豈非載筆之

二酉園續集

卷之二

二

中丞趙公刻歷代小史委序于不佞不佞授而  
卒業侍御李公所集也仰而嘆曰世自洪荒以  
逮昭代正史赫赫矣茲編百有餘家讀之亹亹  
而不厭假令出諸一人之手上下數千載間不  
尤快乎然首白可期汗青無日昔人已痛之矣  
仲尼志在春秋而幸史之闕文也豈非載筆之

歷代小史序

中丞趙公刻歷代小史委序于不佞不佞授而  
卒業侍御李公所集也仰而嘆曰世自洪荒以  
逮昭代正史赫赫矣茲編百有餘家讀之亹亹  
而不厭假令出諸一人之手上下數千載間不  
尤快乎然首白可期汗青無日昔人已痛之矣  
仲尼志在春秋而幸史之闕文也豈非載筆之

難與夫珍裘以衆腋成溫也大夏以群才合構也丘明立傳廣包諸國所稱周志晉乘鄭書楚

杌聚而會之混成一錄子長作記尤採群書所引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皆當時雅言事無邪辟卽兩家號良史何常專憑魯國方策之遺止紬石室金匱之藏而不謀諸野哉後若南董之直書不辭強御韋崔之奮筆無所阿容庶幾哉左馬矣間有論一政而胡越相懸敘一時而參商是隔者彼陳壽志三國索米千斛賈緯修晉書誣銀八千鏹皆正史也其曲如此其實往往見于它錄故虞初稗官之談山林澤藪之論淑以昭勸懲以示懲有足多焉况諸家之表表者乎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者遠不出戶庭而窮覽者富矣二公嘉惠之功其在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乎唐劉子玄作史通言文章興廢時命所關乃諸家之遇二公竒遘矣又言後之爲野史者虛加練飾輕事彫彩體或兼乎賦頌詞有類于俳優譬烏孫造室雜漢儀耳敢謂

茲編之盡無哉此讀小史者所當知也

### 史書論纂序

二十一史蓋有論斷云應城陳心叔手錄一過節刪元史著論八十一篇詳哉其言之也偶以示余余益以蘇氏古史逮昭代何氏序錄十餘家發作者所未發而心叔所補論備諸家所未備夫春秋尚矣仲尼自以爲罪丘明人病其誣何史學之難哉題曰史書論纂付之梓人學者讀呂氏詳節唐氏左編而會通是書古今思

士甫園續集

卷之一

四

過半矣心叔名士元別號養吾登嘉靖甲辰進士仕灤州知州先時黃岡王廷陳知裕州德安顏木知亳州宦俱不達著書滿家海內謂三州蓋楚三才子云

### 口筆刀圭錄序

口筆刀圭者夾江檢討毛先生所著也大都取古人語解難濟世功等藥石云先生思與不佞商是書而先生往矣關中孟憲使與時嘉州王吉士于詩洪雅陳吏部伯生相與訂刻而委序

于不佞憶庚戌以童子侍先公虜薄京城先生數過先公貌美而髯言侃而正力排和議于大廷分宜啣之遂左官而先生歸卧山中枕經籍書茲臠肉一巒耳錄止唐語而宋元未備好古者續之乎昔桓潭傳子雲之玄所忠收長卿之賦乃毛先生言真有賴于二三君子云先生名起字潛賓號青城居士舉嘉靖丁未進士

世說新語補序

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臨川王潛居

苦園續集

卷之二

五

研志耽情墳籍爲宗室之表所愛佳事清言采而書之當時如太尉袁淑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諸公引爲佐史國臣故紀載周悉劉子孝標學旣該博又好異書從而註之故引證特詳彼崔慰祖謂爲書淫或于是書有癖也

國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溯漢晉下建勝國廣爲語林王元美刪其冗雜存其雅馴者爲世說新語補敬羨自幼酷好是書鑽厲有日于字句勾棘難通者疏明之于舊註爲俗子攬入者標

出之自謂洗卯金氏之寃曾刻豫章續有正者復刻吳郡張仲立校之已爲善本敬羨又加指摘其批評視劉辰翁加詳再刻閩中王汝存校之問序于不佞因得再讀驚高論于曠代聞長嘯于異時又何快也若以世說等孔思尚之語錄而槩爲瑣言比劉彤之晉紀而都云才短談何容易受嗤千載吾于劉子玄亦有目睫之譏云夫何氏羽翼臨川厥功偉矣乃二王表章合而爲一俾江左風流紹述東京者千萬世而一日臨川有知將謂賞音之士寧獨劉玄靖耶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余于茲編亦云檀弓國語評林序

楊用修蓋有檀弓叢訓不佞梓于蜀大都孔門之事皆家語魯論所不載而紀述有體其文工巧說者等于考工記友人周國雍曾謀刻二註未果乃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夫古之聞人耻巧言令

色者而肯巫耶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純於道斯持論之過也後之伏膺呻吟者真比之六經云門人馬子叔華好古工文讀三書而纂述之題曰評林請余引其端高言妙句寓目愜心而不敢寓一字以褒貶之益信古人立言之難也

檀弓裏語序

檀弓聚訓楊用修張愈光敘而梓之獨行于世

香園續集

卷之七

七

余覽諸註嘆古人立言有法云仲尼曰詞達而已矣必中度而後傳遠卽申生之孝信如左氏穀梁言幾于彰君之過豈盡達生之意者耶曾子易簣一章兢兢乎啓手足而視之千載如生矣故良庖游刃郢人運斤皆法也豈徒工巧者哉學者循其法而古人之書可讀不獨檀弓耳也莊生等前言爲糟魄而嘆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其然豈其然乎吾友汪二東家世業禮梓于渝州

唐詩選序

唐詩二冊李子鱗氏所選少保萬安朱先生得之歷下遺書于燭曰唐詩無慮數百家每大家無慮數百千首而所存若此嚴矣彼作者豈漫爲之耶幸梓之俾修詞者苦攻而潛思于詩庶幾焉旨哉言平燭爽然自失矣有唐三百年間好古之士自陳拾遺而後莫若李杜大雅不作吾衰誰陳雖太白已自傷之而出塞玉華宮諸篇少陵古詩之佳者視漢魏有間焉長歌近體二酉園續集卷之一八

五七言絕句二公真各擅場哉乃酷愛鮑謝雅似陰鏗軍城早秋法乎四傑西陂泛舟太類之間二公又思兼古人矣始知才情各有所長而造化不能盡洩至謂七言律體臻諸家所難之妙者王右丞李縣尉兩人而已斯于鱗獨見之言乎山樵語木海漁談珠大都得矣若以唐人詩遂盡于此吾恐殷璠姚合諸公生當其時而習其語所選尚有遺論况後世耶因閱茲編偶有所見惜于鱗往矣不及相可否異日者見朱

先生當請質之梓成因附一言于末簡

三子口義補序代作

三子口義宋儒林希逸所著余師大學士張先生復爲補註刻于蒲陽余誦而讀焉頃携入蜀出示學憲陳君陳君亦先生門下士相與校刻焉刻成謂余宜有序嗟乎昔司馬遷讀老子謂

其道貴虛無因變化于無爲而莊子放論歸于自然至劉向校列子又謂其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大都莊列蓋原于老氏云乃學儒學者則紬

老子學老子者則紬儒學此太史公自後世言之耳其然豈其然乎夫道一而已故聃之道德經周之南華經禦寇之冲虛真經皆所以橐籥天地芻狗萬物而汪洋曲盡至今與六經並傳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三子立言殊矣有二致乎若徒以爲剽剥儒墨而槩紬之則仲尼猶龍之歎豈欺我哉知老氏而莊列可知矣林氏解析優于諸家而先生補林之註者足以洗末師之訛而會衆妙之精老子曰知我

者希則我貴列子曰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莊子曰千載而下有知其解者日暮遇之也假令三子而在安知不謂遇先生于異代因言而知心玄之又玄者耶余竊謂茲編大有功于三氏云

史傳小抄序

劉先生元秀博學嗜抄書年八十手錄史傳十冊屬不穀序焉初名稽古要略先生曰愧不能博而約也今名小抄云昔公家中壘校尉向所

著新序說苑自謂可觀奏于漢廷至集賢校理曾鞏始表章焉宋去漢遠甚儒者論著不終湮沒先生茲抄稽于古而詳于明南豐稱子政于古人嘉言善行往往而在先生有焉先生大父常州公好藏書其子四川長壽尹子和又不幸死乃先生竟老蓬戶桑樞間甘薇藿而工筆記余稿多其著書自見又恨先生之遇不中壘也

苑詩秀句序

勾吳顧玄言有詩名在海內與不佞神交一日

寓書寄所選苑詩秀句俾余訂序焉余讀而嘆曰古今詞家立言固難而知言尤難詩三百篇後近古者莫如漢大風之歌秋風之辭文中子以爲霸心之存悔心之萌知二帝者也蘇李河梁之詠皎然以爲天與其性發言自高知二子者也其後若劉舍人勰之明詩也鍾參軍嶧之品詩也其言滿萬大都于古人高言妙句音韻天成者擊節賞之夫文緣於情思根于性故楚臣去境漢妾辭宮骨橫朔野魂逐飛蓬其感無

南園續集

卷之二

十一

七

論茲編當並傳于世  
達磨相訣序  
達磨禪師蓋佛家之初祖余登嵩山嘗觀面壁石其形九年深入于石至今如見其像乃能耳道曰某得吾皮某得吾肉某得吾骨某得吾髓又發爲相訣以誨世大都本肉骨以知吉凶哉亦定慧止觀之餘論耶後世若曹植之相論皮日休之相解韓愈之形貌說多宗荀况非相之旨焉彼所稱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者豈非相訣中所謂富貴人爲世欣艷者耶餘姚顧惟忠藏有善本烏程錢恭卿梓之而益以人倫大統賦屬序于不佞觀者知形定有生而思以踐之勿徇于世好則禪師吾儒之旨一矣

南園續集

卷之二

十一

家禮節要序  
家禮節要通山朱先生所輯家大人職方公愛誦之是書久傳宇內板多漫漶家兄和叔藏有